



非洲的呼聲

黃凱欣

我父母從事教育，我從小在教會長大，曾多次決志信主。中學就讀拔萃女校。15歲時曾隨父母去泰國北部短宣，參加演出默劇，角色是蒙恩罪人。想不到就在劇中，神感動我，讓我明白主耶穌為我的罪而被釘死。回來後，爸爸鼓勵我參加受浸班，我也把生命主權交給神，16歲受浸，那年是1992年4月。

走進熱帶雨林

中學畢業後，我去英國讀大學預科。該校360個學生來自80個國家，讓我眼界大開，看到各地的需要。因為那次去泰北短宣時，我發覺醫生拿簽證比其他人方便，為了方便宣教，便在1995年進愛丁堡大學的醫學院。

2000年11月，我去非洲加蓬（Gabon）宣教醫院短宣。我有四個月假期，計劃用兩個月去非洲體驗，看神是否呼召我去非洲宣教；另兩個月我希望回香港認識一個華裔男友，因為在愛丁堡難得看到一個華人。上飛機前，朋友說：「說不定妳在非洲會認識一個人呢！」我說：「怎可能？那裡是熱帶雨林區呀！」

到了加蓬，看到宣教士們捨己忘我的精神，十分佩服。但我覺得，我沒這本事。我在日記寫下七個不能做宣教士的原因，告訴神，我不喜歡蛇蟲鼠蟻、怕吃苦、膽子又小等。

巧遇另一半

一個早上，我在海灘上來回散



安理在進行手術



安理為村民們檢驗視力



重見光明的喜悅

晚上醒來，預感 宋安理是我的丈夫。 怎可能呢？才一面之緣

步，與神角力，一直到下午三時。最後終於投降，對主說：「請用我一生！」次日回醫院，碰到宋安理（Henri Samoutou，高級眼科手術技師，眼科中心主管），晚上醒來，居然預感他將是我的丈夫。怎麼可能呢？才有一面之緣，不知道他是否已婚或有女朋友。但神感動我看路得記，讀到第一章11至16節，更越發清楚，安理就是我一輩子要跟的人。可他是非洲人，我和他屬於兩個不同世界。神又感動我看民數記十一章23

節：「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短了嗎？現在要看我的話向你應驗不應驗。」

當時，我在加蓬只剩下兩個禮拜。安理不會講英文，我們用法文交談。我的法文又不好；但很奇怪，我們都明白對方。後來知道，安理第一日見到我，也有同樣的感動，並且也為這事禱告。我們等了四年才結合，因大家都很審慎。那時我們沒有電話，沒有電郵，只憑信件溝通，一年見面一次。父母知道我和貧窮落後的非洲加蓬人談戀愛，又無法和安理溝通，真有點擔心。

傳奇生命，神作大工

安理比我大兩歲，是家裡第12個孩子，上面有十個兄姊先後夭折，

神藉我們賜福給很多人。 那裡的盲人五分之四 能被治好

只剩下他和第十個哥哥。安理出世後，他母親想，這孩子也必要死，便把他的姓氏改作Samoutou，意思是沒有希望。

安理四歲，媽媽去世。他父親帶著兩個孩子回鄉，交祖母撫養。他們讀書，每天來回要走七公里路。師長和同學看見安理終日愁眉苦臉，不交朋友，給他綽號「憤怒的小男孩」。

安理15歲時，應鄰座同學Roger的邀請去教會。牧師講道時，正中他的要害，他想：「我得罪了神！」那晚，安理整夜失眠。

第二個主日，他再去教會，會後一位女士問他有沒有問題，他問：「如果神愛我，為甚麼讓我四歲喪母？全世界最疼我的人是媽媽。」原來他十多年來一直把這問題藏在心裡。那位女士說：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生命在神手裡。祂對你的人生有美好的計劃。」安理回家哭了很久，他信了耶穌，生命漸漸改變。我認識他時，他很安靜、平和、喜樂，看甚麼都很正面。他沒有經過輔導，就是神改變了他。

加蓬事主

真湊巧，我倆都是在1992年的復活節主日受浸的。認識四年後，我們也選在復活節的禮拜六結婚。其後，安理到英國讀了兩年神學，我也進修有助非洲宣教的課程，如婦產科、熱帶醫藥和愛滋病等。2005年6月，長女曉恩（Cherissa）出世。2006年10月，神帶領我們回非洲加蓬的宣教醫院。

加蓬兩年，我們沒有薪金，但從沒缺乏，覺得自己像君王那樣富有。非洲的熱帶雨林區十分落後，常常停電，沒有水，有很多蛇蟲鼠蟻，沒有餐廳，生活很不方便；但我們生活得很開心。神藉我們賜福給很多人。那裡的盲人五分之四能治好，因為大部分是白內障。一個小手術，花費約一百多港元，就能使一個人重見光明，多麼有意思！我們又給他們配眼鏡，並做其他眼科服務。



非洲當地教堂



病人等候手術後的覆診

很感謝神！起初眼料中心有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資助，後來能自食其力。醫院有很多部門，每年有 1,700 人決志信主。最難的是栽培。我們在附近鄉村建立了教會，搭一個類似帳幕，用鐵板建造的教會，有 120 人聚會。主日學只有我一個老師，學生 80 個，他們不懂法文字母，沒有筆，我藉教法文引導他們認識聖經。安理帶領聚會，每主日講道，做門徒訓練，栽培本地信徒領袖。我們做得很開心，還做很多其他事工，例如：幫助有需要的人上學、幫忙愛滋病中心等。常有很多短宣隊來訪。

去到剛果

2008 年，我懷第二個孩子，因第一胎有困難，所以回英國待產，並服事當地的留學生。我們沒有忘記非洲，一直等候神的帶領。英國也有很多事奉機會，有些福利不錯，又有薪酬，供孩子讀寄宿學校；但我們知道這不是神要我們去的地方。

剛果的情況比加蓬更糟， 資源缺乏，生活艱難， 開辦眼科中心費用沒著落

2009 年 11 月，我們心裡有感動去剛果。那裡有一間宣教醫院，主診醫生是 Dr. Joseph Harvey。他十年前在加蓬認識安理。我們問 Harvey 醫生需不需要我們，Harvey 醫生說他們正需要一個眼科中心。

2010 年 3 月，外子回加蓬事奉，才到就有 400 個病人候診。加蓬有眼科中心，需要還是這麼大，剛果沒有眼科中心，需要又是何等大呢！後來他去剛果視察，第一日有 5 個人去看他，次日 12 個，第三日 30 個，第五日有百幾人。但安理對我說，剛果的情況比加蓬更糟，資源缺乏，「如果在市場看見一袋米，不立刻買下，可能就要等上好一段時間才再有米。石油氣也是奇缺。人人都用腳踏車……生活很艱難。」

那時我們已有三個孩子，開辦中心的費用沒有著落。如何是好？於是天天迫切禱告。每早晨都像聽見有聲音說：「請過來幫忙我們！」聖經上說：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辭，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。」（箴言三 27）我們覺得，我們應有能力，



作者（最左）全家

女兒從小學習奉獻， 每賺到港幣二百元 就能幫助一個盲人接受手術

那地方又有需要，應該要去。到了2012年4月，我們不顧一切，毅然舉家遷到剛果，憑信心設立眼科義診中心“New Sight”。

是的，我們要學習技術，但也要鍛鍊心志。譬如，我們很怕向人募款，怕宣傳自己。我們喜歡安安靜靜地行醫助人；但是，如果因為我們怕，沒有資金維持診所，無法幫助失明的人，我們就需要學習克服害怕，把需要告訴人。

我是個平凡的女子，在香港鋼筋水泥的森林長大，要去非洲熱帶雨林生活，談何容易？但神幫助我們，還有弟兄姊妹愛心的支持，我們的事工就可以繼續下去，使許多人重見光明。

女兒表現令人感動

有人對我說：「我永遠做不到你們所做的事。」是的，大部分人不會做我們所做的事；同樣，我們也不

能做其他人所做的事。在主裡我們要配搭，叫神的道傳開，使更多人蒙恩得救。

我們的大女兒曉恩（Cherissa）六歲換牙時聽朋友說，把門牙放在窗台，牙齒仙女會來取去門牙，留下現金。於是，她把掉下來的門牙放在窗台上，她爸爸就討她開心，暗地裡把門牙取去，留下兩磅銀。曉恩立刻要把錢捐給“New Sight”。我教她用這些錢買了點材料做餅，拿去賣。她賺了四磅銀，再用來買卡片去賣，兩個月內賺了40磅。我們將這40磅奉獻給教會。她每賺到港幣200元，就能幫助一個盲人接受手術，多麼有意義！

神可以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，但願我們都獻上自己，在主手中，使多人蒙恩得救。**傳**

（余黃國凱採訪、整理）

編者按：欲了解並支持 NewSight 事工，請瀏覽網站 (www.newsightcongo.com); facebook (New Sight Congo); twitter (@newsightcongo)

我珍愛的女兒——凱欣

黃范漸好

福音再臨到我

小學前，我隨堂姊參加過幾次兒童聖經活動。小學也有機會聽福音，中學時更認識不少基督徒，但是我想：我要永遠與父母在一起，不論今生來世。如果他們不能去天堂，我就不去；所以我不願意信耶穌。



作者（右）夫婦

上大學前後，開始想到人生的意義，但是因為我不願謙卑把生命的主權交給神，所以一直尋尋覓覓，不能認識真理。

經歷神，生命改變

大學畢業後，我希望藉教書回饋社會，也許也想尋找神，便選擇到一間基督教非牟利的私立中學教書。婚後不久，我與丈夫黃謂儒決意參加教會生活，可是靈命和聖經知識都很淺，直到婚後一年半，女兒凱欣出生的那個晚上，我緊握著主的手，走過死亡。「凱欣」是凱旋歡欣之意。自此，我體會每一天都是神額外的賜

我教養女兒，至今仍不斷學習「放開」的功課。 神若要取去，也得放手

予，心中為此無限歡欣，女兒英文名字是Joyce，也是歡樂的意思。

記得女兒出生那天，我被推進產房時，心中默禱，求主與我同在，就睡了。後因大量出血，血壓過低而昏睡過去。昏迷中，神讓我感覺到祂是愛，我在祂的懷抱裡，不論人信不信祂，祂仍在。在昏睡中，我聽到眾聲高唱：「和散那，耶和華以勒！」整個過程還有很多細節（因為醫生告訴我丈夫，我在手術過程中心臟曾停頓過）。這經歷徹底改變了我的生命。

在主裡教養女兒

醒過來時，我翻閱聖經才知道「耶和華以勒」的出處。這金句一直帶領我教養女兒，直至今天仍不斷地學習「放開」的功課。神若要取去女兒，就得放手；放開她，就像亞伯拉罕獻以撒——很難過，但是需要做。

此外，還有兩節金句帶領我教養女兒：一節是：「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。」我只是管理產業的人，所以要好好管理，隨時要交出去的。另一節是：「兒女是勇士袋中的箭。」

我努力把箭朝著紅心射去。放出之後，箭會否受到狂風、飛來的雀鳥或石頭移動了軌道，就非我所能左右的了。丈夫和我在不可停止聚會的信念下，一直帶著女兒參加教會不同的聚會和活動，所以我常說，女兒是在教會長大的。

盡我們所能去做

一直以來，我和外子都盡我們所能做的去做。我們想，她應學會自己照顧自己。於是讓她不斷有機會參加小女童軍、學習自衛術、拯溺等活動，及爭取不同類型之經歷等等，為的是要她學會獨立，保護自己。讓她到法國文化協會學法文，為的是多學一種語言；聘請私人鋼琴老師教她彈琴，不考公開試，為的是只要她有音樂感，不要讓她有壓力。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初，父母帶幼童出國旅遊不甚普遍，她未足兩歲已有機會出國，為的是讓她學習如何看管行李、按時出席導遊安排的行程，學習自主……。

我們教凱欣，每個人都是平等的，常與她唱「耶穌喜愛小孩，不論紅黃藍白黑，都是耶穌寶貝」；所以凱欣從小對補鞋伯伯、警察叔叔、清道夫先生都很有禮貌。我們又教她做人之原則，因為聖經說：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」，「凡

女兒年少時，我們與她談過傳福音、服事神的裝備，她15歲已到海外短宣

事謝恩」，「聖靈用說不出來的嘆息為我們禱告」，還有詩篇第廿三篇等。我也把長輩對我的教導，例如：「得人恩果千年記，得人花戴萬年香」教給她，教她懂得感恩、報恩。

將女兒交託給神

凱欣是我們的獨生女，試想，她要嫁到澳門，我都會覺得遠，很捨不得！那年，當我知道她要嫁給一個非洲人，如果說我沒有矛盾，沒有心情起伏，那是騙人、騙己。不過，早在她離港赴英升學，她爸爸陪她上路時，已跟她討論過擇偶的唯一條件：



作者（左二）夫婦與女兒一家攝於往剛果宣教前

必須是愛主、信耶穌基督的弟兄。

我得坦然承認，當獲悉她和宋安理結婚之決定時，作為父母的我們，一方面尊重她的決定；但也沒有極度的興奮。即時之反應乃是與數位牧者溝通，並且堅持女兒與安理必須接受婚前輔導。因為結婚是人生大事，況且是與非華裔人組成家庭。深信女兒新家庭之建立正如其他新家庭一樣，必須有上帝之印證，才可得到祝福，才有能力迎接新的環境。

其實，在女兒青少年時期，我們已與她談過有關傳福音、服事神、服務人的裝備。她15歲時已隨我們夫婦到海外作多次之短宣事奉。我相信這些經歷引致她入大學選修醫科。她父親一向對差傳很有負擔，多年來在教會參與事奉，對宣教也很了解。所以這幾年我們默默地作他們隨時的幫助，讓他們做他們計劃要做的事，不去干預。

後語

其實，目前我不大喜歡談女兒一家的離別，實在有些傷感；而且一直以來，我都是安靜地在丈夫、女兒的背後——我是凱欣的媽咪、黃校長的太太。我很樂意這樣介紹自己。**傳**